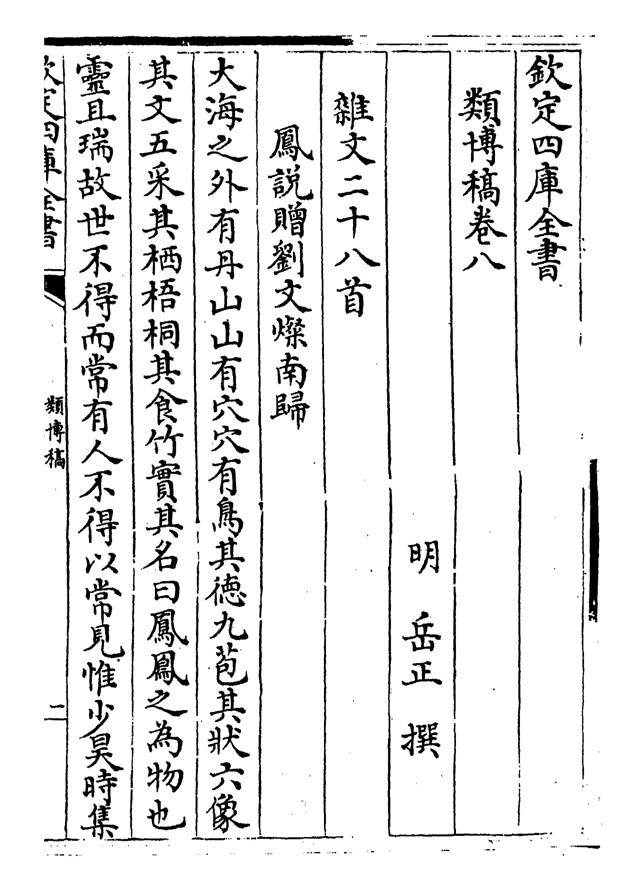


集部



類博稿卷八

明　岳正　撰

雜文二十八首

鳯說贈劉文燦南歸

大海之外有丹山山有穴穴有鳥其德九苞其狀六像其文五采其栖梧桐其食竹實其名曰鳯鳯之為物也靈且瑞故世不得而常有人不得以常見惟少昊時集

於都虞舜時儀於庭周文武時鳴于岐山自後鮮出周公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是已雖然世不常有世亨則有人不常見人和則見以今之盛宜其出如古時應世瑞快人覩也然而栖之不以梧食之不以竹則將隱於山藏於穴甘於無人之境亦豈肯屑見其所謂九苞六像五采者哉潛山劉文燦蓋人中之鳳也今年舉進士得乙榜而辭之以歸其出處又有酷肖之者於其行燕人岳正既說鳳以遺之恐其自信而長往

也又從而招之以歌曰鳳兮鳳兮遭世之熙竹有實兮梧有枚可食而可栖毋翽爾靈兮毋晦爾儀式來集兮慰我民思

畫葡萄說

畫書之餘也學者於游藝之暇適趣寫懐不忘揮洒大都在意不在象在韻不在巧巧則工象則俗矣雖然其所畫者必有意焉是故於草木也蘭之芳菊之秀梅之潔松竹之操皆托物寄興以資自修非徒然也夫葡萄

木而草約花而佳實重自上古故神農九種功力為最至能強志益氣輕身延齡盖中國之名果也二酉六帖皆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宫豈未之考歟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故成式樂天遂附會之歟不可知矣魏文之詔以為華果極珍盛讚厥美似為知已然徒得其味而遺其德取其小而不識其大君子惜之予嘗論其榦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牕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而可釀者

才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
其德之全有如此者宜與菊蘭梅竹並馳而爭先可也
世無好之而畫者獨近代有僧日觀者始作之是又不
幸失身於方外野人之手不無工俗可厭使夫徽懿弗
彰悲哉予謫戍窮荒偶見一本因以新意製為長幅用
悼不遇兼暢幽情具目者苟矜其窮而取焉則亦未見
其為不幸也若曰是不象而工豈徒不識畫格亦未有
以知岳生者也

邵氏四子字說

邵蒯望也希賢希哲者時以二難許之其邵之東壁歟希賢三子曰端曰整曰貞而希哲一子曰寧此四子者允宗克家所謂蘭芽玉樹稱其家兒者焉齒及既冠三加禮成將以尊名筮賔命字端曰從正整曰從敬貞曰從吉寧曰從道所以重其成人者至矣希賢甫猶為未備假予以伸其辭而致勉焉夫端之於義為直為正正重而直輕舍輕以就重者學者之志端曰從正者此歟

整之於義為齊為敬敬體而齊用明體以適用者學者之業整曰從敬者此歟易以前民之用書實致治之本用莫甚於吉凶本莫要於言志易具貞凶貞吉之卦而貞當從吉書示道接道寧之文而寧必從道此其立言之旨不既深乎盖亦足以稱其所以並所以賔矣為四子者宜何如哉生非賢聖善必資學顧名思義由義達道端非正不為也整非敬不存也貞非吉不趨也寧非道不履也豈惟不昧於所從不負其名與字以稱成人

乎或出或處立德立功雖曰躋域賢聖都位公卿使天下後世知有其名樂聞其字將亦無不宜者矣抑吾聞之漢有兩孟公而陳遵獨能驚座唐有兩韓翃制誥之命必與能詩使或身之不立雖有佳名美字不足以揚休一時又況乎垂播于千百世之遠乎希賢甫曰足以訓矣是為說

讀書箴

莫高匪天書括其玄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道書

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
斯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
術

老子贊

老子道家者宗實見玄牝之根識者謂其知道之體其
作用自是一家其效至于手宇宙而身萬化不虛矣五
千言畧示梗槩其流派則為符籙為醮祭為爐火為導
引服食於理也為刑名德也為清淨行也為柔忍和同

沖虛淡泊嗟乎衆矣後之言老者竟與釋氏並言以抗吾道稱為三教吾鄉道然比丘自釋究老請贊茲像

贊曰握化機司命門摶日月兮倒乾坤谷神不死儼常存噫嘻苴土衆派分

自贊小像

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於甘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寫陋容遂檃括其辭題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

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又一首

孔學不惑孟心不動汝年四十物理猶閡四舉方售非百中之材一試輒敗非萬全之用既不能隨時以浮沉又安足為世之輕重倘倀倀然以執迷徒嘵嘵乎而自訟此蓋古人之所為狂而令人之所謂惷者也

尚書耿公小像贊

摧姦以直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則左遷榮辱無與乎已行止一聽乎天此先生之大歸而後輩但能道其一班也嗟乎國之元老民之具瞻清風邈矣遺像凜然

羅狀元小像贊

欲觀其人必觀其志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彼何人斯國之義士科甲繞冠英豪章疏遽及大事堅此盟而不渝奚古人之難至僕雖老矣尚能拭目以俟也

石厓居士畫像贊

眉宇儼然威儀敬止蜀中憲使臺端御史跡雖處乎廟廊心常慕乎黄綺是以自號之曰石厓居士若夫秉大節以事上推雄才而致理服膺先聖之格言期與古人而儷美則居士之所藴者非畫工之巧所能得其形似也

祭外舅姑墓文

維天順元年八月天子以岳正有罪責戍甘州十一月二日道過咸陽咸陽者外舅姑氏之故鄉也於是備牲

醴羞果之奠敬攜妻女躬歩墓下謹拜手頓首而昭告曰夫世之所謂有恩德者矜恤顧戀摩撫噓呴而已此兒女子之情大丈夫之所鄙也古之君子識士于未遇許人以難至情雖深而不以為私事雖違而不以為恥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死亦大矣而以為報效之具不謂是乎正方髫丱拜公京邸一見之際情投道契既禮以客復妻以子其試于有司也雖三黜而公不為羞其薦于王廷也得一魁而公未嘗喜謂斯人之所就必碩大

而雄偉正也何人而辱公賜顧當感激奮厲心口交誓使公知人之明待士之義播之天下而傳之後世也正之此行縲絏桎梏過公之鄉中懷愧恧雖然公治繫曾相如使蜀或約或泰奚榮奚辱知我者誰敢為公告公之神靈必將判然而旁燭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鄒指揮文

文皇造攻遠近歘從時公先子及我先公俱在行間勲比業同公父死事公方在髫加恩孤兒公爵增高文孫

出閣梜用英豪時我先公又帥公曹公來於茲二十餘

春拜公于堂我爲遷人公念曩昔遂失其勢推心待我

如子如弟或同燕飲或同嬉戲駿馬雕鞍僮奴女侍曾

不吝惜贈我如棄危疑得此實出望外我暫遊甘談笑

而別云胡一疾幽明遽隔將飲聞訃遂成哽噎方慰窮

途遽爲永訣能不思公涕泗嗚咽

祭徐生汝量文

某自童丱獲奉竹軒以周旋也屈指之間四十有年直

道正氣勇抉言宣視履考祥將謂必得於天奈何一身
垂老以獨是命三子既才俱壽不延彼蒼蒼者胡可信
然嗚呼而姪既穉而子亦孱而志之篤而業之專徐門
之興藉而之賢令而已矣誰則弗憐矧在而父悲何以
蠲而靈有知固當飲痛含冤於重泉矣幸諸交游各服
義氣而父而孤安能無意嗚呼生也庶其少慰尚饗

題王氏貞節堂詩卷後

魯季敬姜亟稱於孔子君子曰以貞節也夫貞節之在

古昔尤難况後世乎古昔盛時隂教行民彛正閨門之風宜無可疵者矣然栢舟之誓僅見於諸侯之夫人而凱風之變不能安其七子之孝養鶉奔蝃蝀之刺疊作而不已焉所謂貞節也者豈不難哉彼敬姜者以妻也不辱穆伯之蚤死以母也能成文伯之令名此孔子所以亟稱之以示後世蓋亦有真意哉吾友王君執中之母太夫人劉氏有敬姜之貞節而其實則又或過之方太夫人稱未亡人之日裁廿有六歲執中生五年弟信

生三年矣稟命既無舅姑而應門又乏僮婢徒以區區少娶攜抱孤孱厲志操於死生之外立門户於殄瘁之餘遠嫌别疑吞茹艱苦萬狀千態有非口舌筆札所能既者非若敬姜婦於穆伯有公族之尊顯為大夫之命室也教子積學奬勵戒飭卒底於成執中自郡庠入太學為諸生登進士第拜官監察御史延譽朝著而卿收重任方屬望於時信亦端謹而稱克家於鄉非若敬姜之成文伯襲有父祖之成烈者也嗚呼家非公族之尊

顯身非大夫之命室操烈丈夫之志成孤童子之名此予所謂有敬姜之貞節而其實又過之者非虛言也世之願學孔子者又宜何如其稱頌贊揚也哉此貞節堂之詩所由作也詩既盈卷執中授予以題其後予雖未獲登貞節之堂壽太夫人於座隅而辱知執中且久於是乎言若夫推封之恩旌門之榮雖所必有而非太夫人當時之本心故畧而不書

題純素軒卷後

素也者無所與雜也純也者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是謂真人大哉南華翁之言哉無所與雜者自外而至藥物也不虧其神者自內而守鼎爐也能體之者在我火候也夫聚藥物製爐鼎視火候以謹抽添如是而大丹有不就者乎雖然藥物可聚也鼎爐可製也其難慎者其火候之機乎羽士姚允中者名德純其先錢塘人住神樂觀嘗結一軒而以純素榜之必有見於此者也既徵予辭而又不我見豈泄柳段干木之流匹歟又何匿

其名逃其形之深也予嘗造其所謂純素軒者叩其詳姑書此而歸之

跋葉氏家藏卷後

故人葉與中以其五世祖秀實府君遺事相視曰先祖丁元季所為多義舉此其餘澤也正得而讀之見其規畫措置整整不苟足以知府君之為人惜乎其言行之懿不多傳也嗟乎啖鼎實之寸臠味滄海之一滴則其為甘為鹹者豈異乎哉傳曰仁者必有後與中以名進

士給事黄門顯榮未艾此尤足徵者也

題彭延慶所藏趙仲穆畫馬卷

松雪老自是經濟器而當時處之文學所以逸氣失御露於畫馬道林養鷹法也仲穆亦好畫馬豈父子同一道耶今延慶以國老令子尚在士列輙復愛馬其為俊物可知

題兩毋致祭卷

兩毋致祭甚多王毋者嘗帙藏矣天順初元禍起不幸

遺失劉母者婚姻家外得若干通不孝守莆之暇輙如王母者潢為卷後又偶得王母者三通因附見焉首以劉母誌者盖禍由不孝而諸公亦以不孝故特加埀傷耳為岳後者不可不知

跋親賢遺墨卷後

宋王廷珪作詩送胡忠簡忤逆檜貶辰州時與壻家書凡十紙内一紙云已巳冬作書與彭彦直云昭遠欲陷我而進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大咎彦直以

示同僚端修亦聞之莫不笑以為狂言近方知端修死狀與昭遠無異皆不出三年天道如此我又何憾當有歸日矣

翰林侍讀安成彦實彭先生家藏將仕所得外家瀘溪王先生遭貶時書問十紙其題跋在當時者四在元者二在國朝者九皆一時名賢中間所論兩家事如寫真加毫神采增倍忠義起敬理也世俗好云當局者迷傍觀者清又云目睹不如身歷皆非空談如二洗三年自

是清眼彼當局人方以狂言笑之且自孽不逭具道眼者必知之而不必期之切於利害者則加審矣濾溪此法比與幸災樂禍者不科當以清眼之外議之可也東里先生乃用道眼護為漫語嗚呼卷中人如劉忠愍者當悉予悲而世無巫咸誰則起之於地下與共語哉

題卞讓所藏趙松雪道德經後

尊經獲福慢經獲罪世之惑此久矣書家寫經故自有意智者知之矣卞氏寶此幾二百年又出書家意外嗚

呼此家可謂世有人焉

又題松雪書札後

余嘗序卞氏世譜知其居汴者十四世自汴居常者又十五世其間文獻足徵不誣曰讓字退之者七世祖次山翁與松雪老有世契此其往復一紙而已其他名筆蓋不止此可謂盛矣夫盛而必衰固理之常能持其盛使不至於亟衰者則存乎其人觀者要自知卞氏世能有人

跋山谷書

米老云古之能書者獨得一面我獨得三面此書家入神語山谷此書三面書也其生差後卒能抗衡米老與蘓蔡並駕非虛士矣

題革象新書後

占天之學本聖賢大事業載典堯舜蓋有由也自慎竈之説行而儒者始術之矣其氛祲祥眚周官雖具至甘石星座其曰騎官羽林丞尉之類襲用秦漢名稱愈疑

後學學者不屑用力焉殊不知經緯天地首務明時時苟不明終不能撫五辰以播四政矣革象談異十無一二皆為歴設學者所當究心者也第以邵子之書不堪作歴致可疑焉皇極經世欠歴數用宋人雖有此談西山蔡氏以為書不盡言者藏諸用也又曰以當時日月五星推而上之得堯即位之日是即逆推法而不著其法者豈非藏諸用乎且數家以毫釐絲忽極于十百千萬如因影求形無具可隠况康節數學直繼孔子程子

嘗言歷法主於日日正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因立差法擲其差於所歷之年以驗分數竟亦不審獨堯夫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差法遂定可謂冠絶古今此非虛語也又按邵學伯溫不與而傳王豫豫歿書殉蜀道士杜可大購得於發冢之盜以授廖應淮由是邵學復出近世祝泌傳立齋琦皆傳邵學者本朝宋學士先正最號博洽其序此書曰傳立極敬畏緣督謂其能發前人所未言不

知立時曾見此說否也又論耶律西征庚午歷精妙絶出及元許王郭陳鄧諸公相與訂定授時歷可法萬代曾無一言及邵近舜江人余誠者為予言邵學内外篇具見傳書而祕傳書又有内外集具天地人三元之學其天元所論歷數為精簡意必具逆推法或伊川所謂冠絶古今者耳惜乎吾不得而時讀焉因并書之以為有志聖賢大事業者告

書陳方菴鶴臞卷後

鸞鶴於羽族並稱鸞貴鶴高貴莫大於王高莫過於仙言德也然貴由天不可以強高由我而可以勉臞非鶴專也先生之臞必倫於鶴者以德不以形歟

書唐賢夜讌圖卷

褚河南大節過房杜太宗以文學處之何也使其早聞大政貞觀之美豈兩公專耶或者謂太宗以御李勣者御河南意或有之是夜秉燭書

又

不可得親疎薛記室品局如此豈河南向下人哉而事業止於如此何耶夫事業必得君以顯藉位以行而其名位如此不可得而親疎者顧如此耶明日又書

跋鮮于太常書

正數得觀鮮于太常真跡佳處率用立筆此卷吾同年友黄大參廷永所收大都有卧筆豈太常少年書歟至於轉摺向背無不合作而妙處往往逼亻化雖非太常真跡自是書家手也

書二老遺芳卷後

仁廟即阼東里先生以舊學亟登台輔宣德中位望隆重可謂禮絶百寮矣晞顔先生官史館為編修舍東里賜第忘嫌忘懐不但忘勢而已正時學於門下蒙眎寡識意兩先生者必同產久之乃知其為知友耳晞顔先生弟子湯澂氏所收兩先生在布衣時往來數帖儼然向日所覩氣象西州門淚不覺潸然雖然此是名教澂能寶之不可謂非善學者矣

跋仙遊鄭氏家範

昔周公作周禮立冢宰之職上佐天子下統百官以總邦治自六卿而下至於庖狄之賤雖職異業殊皆冢宰之所統内外相承體統不紊周家八百年之基是禮實造之也向予備員内閣嘗欲言於上舉而行之又自訟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或未正如天下何後出守于莆得閱内翰鄭氏家範上有家長以主家政自副長而下至於耕牧各以其職而聽命焉禮節明情俗

備亦一小周禮也雖然周禮主法制而仁恩貫乎其中鄭範主仁恩而禮制行於其内以余觀之禮易而範難也然鄭之孫子果能博學以明其理集義以正其身則亦未見其難也嗚呼國朝周禮鄭之子孫其可以行之乎余老矣當歸卧丘園以俟

類博稿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類博稿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王宫

類博稿卷九

明 岳正 撰

行狀碑銘十四首

關西宋處士行狀

處士姓宋諱義字宜世居關中高祖諱禮聽延安路判官曾祖諱愷華陰簿祖諱希顏宜君尹考諱書武功大使娶竇氏生二子處士其季也宋本鉅族自唐宋來

以文章政事通顯者刻在石書在郡誌傳播在人耳目者後先相照初處士不欲自晦淬礪問學將致於用及見諸從籍仕版者廼曰宗盟繼業莫非惠連吾其以一丘一壑自娱也已遂絶口不道進取家有負郭田數頃督家人勤穡事歲以其入供祭祀賔客服食之需外則分宗黨濟困乏不使有羸餘也其平居淵默自守不妄言笑如不慧者至與人論古今黑白是非風生屑靡劃然驚座知者勸之仕輒指諸子曰是兒子輩事耳遣子

廉補郡庠弟子員常自課其業廉拜禮部司務時馳書誡諭之廉在官卒以清謹稱晚年戒諸子毋得以家事闗白但多植秫時作醴酒故舊相過者輙留飲期必盡醉醉則嘯歌為樂未嘗以憂慼嬰其心嘗曰人生行樂耳桑榆景迫誰能跼蹐效轅下駒乎歲乙丑冬得疾迎醫弗瘳度必不起召諸子姪會囑曰吾死雖無愧於生生則實無益於世爾曹强為善毋我效也廉歸以是語之因瞑目不復言未幾卒時十二月十四日也春秋七

十有三配耶律氏元丞相楚材裔孫也有賢行處士重之子男四人長即廉次慶廣康女二人孫男四人孫女三人廉聞訃將棄官歸奔喪處士之為人無傳也乃涕泣而謀諸燕山岳正曰不肖將以先人潛德託立言者壽於文辭庶乎照耀令後可冀也予實宋甥敢以狀為累謹摭其實而書之謹狀

吏科給事中毛君行狀

君姓毛諱玉字良器其先真定元氏人代多顯宦譜逸

莫能考五代時有為河南刺史者諱某以儒學鳴傳若干世至某仕元為將作院使生君高祖常州路推官府君幾子皆仕國朝長諱某吏部考功郎中次諱某監察御史季諱某邵武府同知生君祖伯時號蘭竹先生生而失明能誦易精潛虛學預談人貴賤壽夭貧富凶吉無不應者被遇太宗皇帝帝嘗以袁天綱稱之寵眷優渥賜召之使者旁午久之以老乞骸骨詔以中貴護送還鄉以卒三子長諱某陰陽學正術次諱端湖州安吉

知縣次諱甚隱居不出正衕府君娶葉氏實生君君生已長大猶逮侍蘭竹蘭竹撫之曰振吾宗者其此兒邪及蘭竹赴召正衕府君已出教陰陽為之勅有司毋以他事署遣俾專意於學正衕入謝得召見便殿將大用之既而上賓不果正衕亦無意遠仕乃屬君曰爾其繼吾志者君承意研精問學日夕不少懈補邑庠生應正統辛酉鄉薦會試禮部得乙榜辭入太學為諸生時祭酒古廉李先生典教事以作興後進為已任其碩偉

逸倫者尤見奬拔若其一也故一時英俊士慕君之賢
交者恐後然君與游天下士學益富知慮益遠矣未幾
以正術憂當辭去古廉惋惜不已親為正術製墓銘雖
亟稱頌毛氏世德而卒以昌大期君君既去其故與游
諸名士之在太學者多已登用布列臺閣間君之聲譽
益用侈大以布衣聞朝著十三年戊辰登進士第充部
使者於南京取道省母於常十四年已巳令上即位復
奉詔詔諭江南六郡歸拜兵科給事中改吏科有所參

駁彈糾務存大體畧虛文言罷諸不便事數十如停起
復其請謁歇濫舉停粥官免征逋負寬稅凶荒留養太
學生徒皆國體政本之大者皇上勵精嚮治君疏求賢
講武之要凡數千言皆見嘉納然體素羸遇盛寒暑輙
病病稍間輙出出不數日而章奏屢上及疾亟猶陳六
事事未下而君已告逝矣時景泰三年二月初一日壽
止四十有二夫人高氏廣東叅政某之女初無子養宗
人子某為嗣方七歲繼得庶子某方五歲二女長許兵

部主事吳貴和子某次許士人某子某君為人資性明敏器度洒然雖好談謔而待人必以禮故人皆愛敬之交游半朝野而所親敬者皆稱正人以博愛處鄉里待宗族而所求不遂者或肆怨讟則慨然茹納未嘗以屑於懷事母最孝撫教弱弟尤篤友愛既登第即移俸致養及拜官遂輿至京師凡可以悅親意者必極力營致病已革自度不能起必彊藥食以慰其意弟某就學於外硯席之需不使少有動慮歸必自課其業力奬勵焉

為文章清婉有風韻尤長聲詩其在吏科一時章奏皆出其手不但文辭工緻而人情政體曲盡其妙予於君交誼雅厚知之為深故録其槩為狀以俟立言者采焉謹狀

明故前鴻臚寺右寺丞劉公墓誌銘

前鴻臚寺丞劉公之卒其子進士樂亭尹晟奉其所為狀屬其友燕山岳正曰先子以儒業起家拜官凡十四年小心供職未嘗少懈不幸齟齬於時令人固有知之

者如後世何予其為我銘諸正曰諾按狀公諱清字宗潔世居代之大同懐仁安七二都高祖諱某曽祖諱濟川祖諱旺考諱文義皆隠耀弗仕永樂初公以民俊秀選為邑庠弟子員用易發解代藩入太學拜鴻臚鳴讃進司儀進右寺丞皆未及再考宣徳癸丑鄉人有以私干公者正色拒之其人慚因誣訐以事會執法者與公有宿憾遂奏如法責戍直隷之隆慶衛或欷公愬白公曰噫吾聞之莫之為而為者命也使天道無知邪吾將

順受之其有知也必於吾子孫焉見之焉用想為時人稱其長者嘗立二子於庭語之曰晟而繼吾業昱而代吾役吾將徜徉以終餘年正統戊午晟領京闈薦明年己未登進士第又明年庚申出尹樂亭昱代役亦圖進士舉人皆以為公言之將徵也歲癸亥公得疾昱侍湯藥不效懼乃刲股糜以進之弗瘳戒昱曰語而兄吾生不德以累後人毋厚歛毋飾棺毋作佛事毋歸葬以辱先人之兆遂卒時八月廿有九日春秋五十有四配張

氏有婦道子男二人晟娶王氏昱娶鄭氏女一人未醮孫男三人璽璧瑩女一人晟棄官自樂亭來奔喪遵治命買地於居庸關之榆河原卜是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葬焉嗚呼昔宋王晉公以直貶植三槐於庭以識後嗣其子果有相者令觀公之自處與夫其子之方仕可量也哉銘曰

惟惟乎已也佗佗乎子也吁嗟乎匪公死也

明故鈍菴先生墓誌銘

鈍菴先生既卒將以年月日葬未有銘其外孫金湜告于其友燕山岳正曰吾外氏位不滿其德用不盡其才湜懼其無恃而稱於後世也子為我銘而傳諸正曰諾按狀先生姓薛諱士銘字維清世居明州其先曰宋朝議大夫唐吏部郎知衡州朋龜戶部郎淮東安撫使居實刑部郎漳池守楊祖其祖曰江淛提舉子心能岐黃術其考曰象山教諭敬有文章德行可傳到今先生生而失恃鞠於象山之從母陳比壯入郡西山精舍學進

士業業成不樂試用去學為詩又學琴於徐和仲已而復曰詩琴可以自怡而不可以裨世又求治提舉之術通之永樂辛卯用薦為郡醫學教歷廿有餘年宣德癸丑白謝其事又十三年正統乙丑月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有五娶周氏生一子庶教養就立而死二女嫁士人金寅翁王某育三孫种穮穰爲邑庠生先生報陳氏之恩育生事死葬殫力竭誠同所自出徐和仲有道而貧不自贍卒諸生舉為邑庠司訓得就禄養歿又

躬封其墓舅氏王彦章死無所歸泣曰我王出也殯於我宜且恤其孤貧民業海為守者所捕為之説而脱其其因明地濵海疫厲時作每命醫分視掌示方旨蘇活甚衆郡人德之曰吾職宜如是投藥愈病以意而施皆獲奇應神之者多聲於歌詩笑曰醫予醫予吾假之也而令尸之是遂之矣宜其云爾其為文立論啓達根據理趣無孟浪之辭詩學唐人音律載在今鈍菴集者是也既謝事搆菴以居且曰物利者用鈍者伏於此宜曰

鈍菴故士因而稱之卒之日奔走而致弔者必相向而哭曰吾黨失典刑矣嗚呼正用是求附於古之人賢而在下者得師襄醫緩柳下惠儀封人之徒楊子所謂以仕易農吏而隱者歟銘曰

維詘乃信旣處而出閟真葆光玩之以術世則不知我銘于石吁嗟先生百世無射

瘞應元兒銘

應元兒者岳正季方第二子也兒始生值正試三場於

禮部報其外祖前歸德守宋公公曰乃父奇士今應舉必魁天下宜曰應元比揭曉正果第一内外忻然騰喜遂定名云生幾五月病痘歷十有四日風搐不治乃死嗚呼傷哉兒方面潤輔星聠月眉神完而氣清玉雪瑩而河岳軒輊者也有日者見之試以李虛中之術曰戊日坐印乙卯月令專官建禄引於癸丑時財命有氣大富貴壽數也又嘗驗於相工相工曰天庭高聳地閣廣厚魚尾潤而玄珠朝元法當富貴且又有賢行符於日

者之言正竊喜告之太夫人夫人曰信矣吾事而父親見其為善日不暇且其行天下事征伐活人多甚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其以是兒昌岳氏邪先君仕不顧家卒之日不餘一財子弟幾不自遣正自後三年舉於鄉又十年始舉於禮部得一官禄不腆無以為養惟旦夕致兒坐太夫人膝上弄之愉悅其意太夫人亦鍾憐之忘其子之不肖而恒恃以忻然也七月十六日庚子正歸自史館報兒已死嗚呼慟哉星者云不宜死相

者云不宜死先君之有陰德不宜死卒死之豈正日所為多大不善人誅鬼責强奪兒性命以陰示殛罰也邪何不得以兒慰太夫人之心益以彰正之不孝如是也抑正聞之凡物之生貴者難成賤者則易亦其理也茨莽稂秕榛棘鴟鴞蠅蚋蠜蟫蚤豺狐猵狚雖力除之不能使其少盡至於芝箾嘉禾龍鳳神龜騶虞白澤之異世固鮮得得亦柔脆艱虞而不能必全其天吾意造物者閟秘吝澁其英靈不欲使兒掀播其奇偉於天下也

將遣琴奴瘞於崇文關八里莊之原其母出弊衣一襲歛之而正復為之銘曰

其生也孰為之求其死也孰為之讐木然而焰水溢而滔天乎人乎吾乎何尤

贈翰林編修文林郎陳君碑陰記

世有無妄之禍亦有無妄之福與時消息以聽定命君子能焉是故趙朔見攻孤武尋復卒為命侯君子曰叔帶之德不可忘也詎非陳府君之前鑒哉府君諱潤字

德潤其先本商氏為嘉興人祖曰望梅居士賔字彦名有識度能説詩書經元氏亂始變陳姓避地長洲居周莊周莊人禮之不敢慢其子弟從受二經者甚衆屬纊之夕有羣鶴盤飛廬上家所有禽鳥無故皆自斃時人異之府君生一年而失父七年而失母為望梅所鞠大嘗試吏部曹不樂竟罷歸屏居宣德初有李綜者守蘇蘇人苦其貪猘府君媦屬彭士能欲犯之以計得陳氏僮誘使挾牒投告廵撫大理胡槩槩雅昵綜乃反坐彭

以僮故遂逮府君及具結京師竟得白歸然綜方恨求報未得也久之槩復以便宜治姦吳下即皋此兩人抵以殊死幸廷録得減論編戍遼陽濵行留予鑑京師與訣曰天乎吾不負之竟負吾邪吾將於是乎卜之其在遼踰十年愈自檢不以困阨小變後一日飲親家酒酒半遽呼曰吾殆不復生矣吾欲囑吾家人以後事亟為召至已喑不省所謂舁歸旦日逝矣初鑑留京師時方孱稚往依王太常一居一居竒之俾就學正統戊辰遂

進士及第為翰林編修既又進直講經筵明年因使至遼舉府君之喪歸之京師至是贈如厥官階文林郎夫人沈氏封孺人有詔特賜歸葬嗚呼府君之世行祭酒蕭公著之詳矣予獨諗其以舊德貞厲之操而處不利不食之報乃見厥子於古有徵於今可勸於是乎書

明故邢夫人郭氏墓碑

邢夫人郭氏者襄陵儒者孟辰之女封徵仕郎翰林檢討茂政處士之配翰林檢討讓之母也慧心妙質貞淑

柔嘉少資詩禮之習動從矩則未行能聞處士謀室占鳳而兆亟行媒焉委禽之旦孟辰甫廟而受之曰是足以當女矣君子謂其能以德容售聘有郝女之懿夫人既歸閨門修飭處士敬之不能疏愛之不敢褻動必見咨視為益友君子謂其能以賢知結主有梁妻之順夫人事先舅姑承顏奉辭務求愜適處士有世父老而無倚供養是懕至於忘其無嗣處士憐其劬愁閒相勞曰子之為恭也一至是哉夫人辭曰分之當然又何惜也

君子謂其能以愛敬隆養有陳婦之孝處士為義殊不顧家夫人恒别饘粥羨以供所需郭宗寒者多頼全濟諸父昆弟之喪前後六舉不以為煩君子謂其惠及親疎有顧母之義夫人性雖沉重不茍笑言至於接納之際則薰然大和厮養之賤亦被款洽君子謂其德周良賤有虞母之恩夫人三子業皆士習督勵所學卧起必偕至於膀視湯茗以輔勤勞由是諸子感激卒底於成其曰訓謙克家而文讓獨登仕列在侍從夫人又能伻

誠不時是以厥修彌飭方摭於用天子嘉之推恩所自

嶅夫人於宗婦命為孺人君子謂其能以身教允膺顯

封有陶母之風景泰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夫人嬰疾考

終於家躋壽七十訓等從事禮殯北堂而以葬期赴讓

讓即棄職西奔於是與讓遊者各獻所述以頌夫人之

盛而正也辱銘墓道之石焉墓在故關鎮西平之原蓋

邢氏之世壠也其辭曰

史載獨行傳著列女古君子法纖縟是與猗嗟夫人偉

玆巨麗楚楚良人惟晉之謂作配斯難必我而侶我敬我愛我適厥脊凡百斯為恊我而處或我有作亦莫我拒亦莫我拒惟善是予或孝敬親或婣睦姻或困或貧僮隸里鄰急或我濟如木得春三男三女名差實均季也最妙為國寶臣王靈敷錫寵及夫人弁翟䵍䵍佩玉璘璘介此繁祉夫人之仁百世斯恂有托不湮而在斯文

明故徵仕郎光祿寺署丞鄧君墓誌銘

維正統十四年己巳秋北敵逆天悖德寇我北鄙太上
皇帝親提六軍往正厥罪八月庚申旋至狼山權姦擅
命妄執兵衡營於陜合之地越二日壬戌敵薄我師將
卒渴甚人人奮激欲決一戰而屢請不許遂為所潰於
是乘輿播遷而一時扈從臣人亦赤手就難鮮有脫者
若光禄署丞湖南鄧君其一人也嗚呼痛哉君諱鑑字
惟明其先河南鄧人漢大司徒鄧侯禹之後也國初始
遷于黄之黄陂曾祖日新祖仁忠皆以儒名於鄉父文

道尤邃春秋學學者宗之以為楷式君傳其家學年二十四補邑庠弟子員永樂庚子應鄉薦游歌於太學正統丁巳始釋褐副嶺南之鹽課提舉庚申丁外艱解職讀禮於家永樂癸亥改南京光祿寺大官署丞乙丑用羡員赴闕充部使者督公務於江西北歸再改珍羞署於北京自筮仕歷三官凡十有五年而卒卒年五十八矣配鄭氏繼盛氏鄭出子曰瓊曰雲女適吳英次適孫伯昂盛出子曰璿曰璣女幼在室君為人頴拔精進志

節抗爽直不容私然崇尚義讓濟人危急雖空囊不吝也所歷官皆有聲籍籍其副鹽課也嶺南甚豪多依斥鹵衣食前後主吏比比與之出入君至爬汙剔蠧鋤刈奸横不少假貰而牢盆之利為之大修旁邑鄰郡服其公清詣而求質其不平者時復有之及去職民不忍捨為署丞於兩京皆能取重於卿佐其使江西也鞭朴不施而事皆就辦此其才智有足觀者而不幸遭此大變不能掀播其功業於今後嗚呼惜哉其子雲等將歸葬

其遺衣冠於棠梨灣先塋之次奉欽天監博士李君從善所為事狀乞銘於予予按禮以死勤事者在祀必祭在史必書銘奚以辭銘曰堂堂鄭國漢元功首緜緜本支奕葉英騰茂既榴而枿光禄其胄為士而力為吏而懋顧是乃武無愧而后天乎禍興不幸云遘藏䰟空山萬年斯壽而無害殃為孫子守

明處士楊景先墓誌銘

處士姓楊氏諱景先字景先世居燕山宛平之仰山考

諱成娶馬氏女生子男者三處士其季也家有田數頃宅一區禾足藝而食桑可蠶而衣歲食其力有餘則推以與宗戚鄉黨之貧者被其惠者思有以報之則咈然曰吾豈賣德者邪而胡為以利見汙也久之人愈欽戴言出而信孚行舉而義聞鄉里無暴橫偷薄之俗蓋化其厚也性頗嗜飲飲不甚多即泊然成醺醺即席地偃卧鼓腹朗吟嘗歌曰我食我田我衣我桑彼尸人者孰為我臧識者聞之曰此堯民擊壤者之流也一子名全

中號純白道人生而風骨秀異飄然出塵不耐世俗事嘗以入道意諷於處士處士曰吾固知其為逸足不可以馬勒御也縱之果大有聲於玄門景泰癸酉五月廿有七日忽得疾不語治不及藥而卒春秋七十有五配盧氏有賢行處士敬之二女長適侯興次適陳友皆里中士人也全中將以是年六月六日奉葬仰山原先塋之次而以墓銘請於予曰先君先生所嘗稱道者敢以不朽為累嗟乎予舉進士時嘗與一二同志肄業於今

延祐道觀得與純白交接處士數數也是可以無銘邪銘曰京城之陰有遥者岑處士之墳蓊然而林百世之下樵牧知欽

鄉貢進士孔隱君妻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諱昭字淑德家世北平撫寧人考諱伯興仕魯王府為工正夫人稚處端雅卓絶工正府君異之曰必以與神明之胄既行得宣聖五十七代孫信字忠伯嘗舉於鄉德宣朝著卒養髙林下稱隱君於鄉里隱君

三子長曰賜進士公恂字宗文者夫人出也宗文初舉進士居京師與燕人岳正游好正嘗奉使南服輙取道閼里祗謁聖寢退而修子弟之禮於隱君之廬隱君喜曰是為吾兒所嘗稱道者是用享正夫人手自釃醪擊鮮焉比正辭去夫人降階目送且曰子歸而傳語吾兒吾夫婦老矣茍慎進取以慰衰朽可也正驚曰此田稷子之母之訓也當是之時仰承儀度風教之餘正於夫人盛德之緒已竊見其萬分一矣計今已五年宗文方

得第期以禄養而夫人之訃遽及嗚呼祐善莫儌天誣人哉宗文亟解官東歸而以誌葬之銘請於正曰敢以先妣不朽累子正念隱君人品不在鮑宣梁伯鸞下其所以能禄先含剙於明時者非夫人之内助何以成舂賃鹿車之高也邪則夫人之賢宜與德耀少君相為後先豈曰過哉乃若其恭順子良抑婦之委瑣者雖畧之可也夫人之卒在去歲癸酉十二月十有二日春秋六十有九遺言遲宗文歸窆宗文將以今年景泰甲戌四

月廿有八日襄事葬夫人於祖林先姑氏之兆云銘曰

嗚呼夫人而止於此食報不時身約名侈子孫之良而復廟祀

岳母述

天乎毊哉太夫人之顛殞不肖孤正禍之也正守官不良得罪遠配家蕩人散𧿹蘖斷斷太夫人身留京師怖讋憂危日就嫶冥旋至大故嗚呼婦女之行不出閨門太夫人之葬正不忍死以誌誰其知之者太夫人姓劉

諱馥字蕙馥世居莒之日照我外王父諱長生有異表
拳勇多智元亂棄家從豪傑往來東海上天下既定匿
鄉大姓家大姓父韓丈人壯之妻以愛女生三女太夫
人其中者甫九歲外王父攜以詣京比至笑曰我田橫
也尚戴面行邪乃自刑死外王母頓悖失措太夫人能
理大事躬自為墳土雅不毛一旦草木昌茂時以為異
我先君安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府軍前衛指揮使司
事府君初娶於馬再娶於王王夫人不樂於先姑氏命

先君更娶諾之以兵作不果渡江得官客於馬夫人家馬氏嫗本先君從母實居鄰太夫人悉其賢能求為已女歸之岳氏以繼馬夫人位成娣志也自是佐先君至大官建有家生不肖兄弟教以粗植為婦稱母者凡五十有六年以天順五年十二月廿有一日棄代得壽七十有六而已初太夫人既生伯氏能言始知有王夫人故留南京賜第洪熙之歲先君扈從北上上顧問曰爾挈家邪先君叩頭曰此非臣顧家時也上頷之曰當為

爾致之宣德壬子有旨舟迎是秋至北京明年移居明照坊賜第甲寅禮喪先君命正圖進取正統戊午正辱有司薦稿凡四舉得及第拜翰林編修用推恩典封太夫人階三品曰太淑人從先君爵也天順改元正以修譔承乏內閣既而外遷同知欽州自念太夫人已老今遠違膝下增以離憂告之宜實言與淚迸咽不成辭太夫人神怡色暢徐諭曰止人臣之義不當爾邪時六月十二日也正辭去六日黃華坊私第及所積奪於勢家

又廿二日逮繫詔獄成責戍鎮夷親友詿誤僮僕逃散舉族蒼黄不知所為太夫人猶步輿兒别勉以大義言不及情且曰吾老及此殆佛書所謂業障幸不死猶得見汝汝第往置吾吾安而兄之養也正時身親三木形殘氣憊生理無望太夫人辭雖外壯神實内傷君子曰處得其禮太夫人有子四人已出者二長即伯氏名端字元方孝友之閫無間中表娶吳郡陸氏系下男孫曰坪女孫曰德媛適同郡進士王璒季即延禍太夫人者

名正字季方娶關中宋氏次汝南周氏系下男孫曰增曰堂女孫曰德媖德嫺德娀德嫄其别子曰詳字仲方仕為武德將軍正千户娶同郡楊氏繼康氏王夫人出者系下男孫曰培娶陳氏曰均女孫曰德婂適順義弟子員張維曰德安從子而撫為已子者曰海字叔方娶上谷王氏系下男孫曰垣諸孤養為已女曰裕適同郡蕭臻曰清適千户陳暄寡而無子歸宗于家能不辱其夫曰順適同郡吳斌曰禧適大理少卿同郡翟敬以正

累令左遷知惠州府正既被旨釋譴太夫人疾猶未寀冀得躬侍湯膳少慰慈懷詎意行李未啟屬纊已施哭訃於闕内受遺於柩前天地有窮痛恨無極譽哉天也嗚呼輀紼就引祔事有期乃以頑鈍鄙辭模擬盛德加之憒眊曷其能悉擲筆長號不知所云

封芮夫人高氏墓誌銘

天順二年五月乙巳令榮禄大夫同知後軍都督府事芮公以都指揮使進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而夫

人高氏之制若曰某之効勞致績而翌忠弘力陰助為
多其妻高氏可封夫人翬翟之冠紋霞之帔鸞書玉軸
崇極品式可謂榮矣時計夫人生四十七年大歸者三
十年距今又十四年年五十九以卒四子一女長子昕
錦衣百户次子昂武學生炅杲兩幼子各就冠攻舉子
業女善貴既受金吾左衛指揮使安昪之聘三人者安
夫人出相繼以亡昕昂稱有立而類各再娶昕賈氏馬
氏昂王氏丘氏四婦出五女孫而字於夫人國家内朝

太夫人老而夫人是行行承晉錫蕃而能約成化改元都督公總戎川蜀夫人獨理有家嚴上寛下中表讙賢附之二南桃夭其擬不幸偶疾竟至不治以今五月廿有三日告終内寢都督公適罷蜀鎮朝廷遣官賻奠勅有司營冢墓成會葬有期請銘於予按工部主事曾君鑑所為狀夫人諱惠果其先薊州焦山人也金吾右衛都指揮斌娶沈氏生夫人於南京蚤知自治動止矜嚴别於常女比笄而歸孝敬愈勵佐都督公由所千户

致位府督勳階崇極為國虎臣身膺顯命恩藉恤典況垂絶之際親出教言語要義備可為永法是得終矣法則宜銘銘曰

帝城之東有州曰通白浮之陽富豪有鄉靈秀聿鍾芮宗所宮寧神先兆夫人克紹高墳横出步百其域儀章崇隆帝錫有功牲帛煌煌天語若驚詎榮一時有續彌芳銘以載揚百世之慶

寧晉伯夫人葛氏墓誌銘

葛魏望居清豐者世婚帝家其名端字克正娶劉氏者是為夫人之父夫人諱妙聰行於太祖皇帝子伊王母麗妃妃女弟美人為姪於楚武昌郡主儀賔隆為妹於寧新昌王元妃靖安郡主儀賔昕今襲孝陵衛指揮使晜為姑生於貴富能抑故習不事驕侈而獨好女紅文體貌都雅動止有度舉族愛之同里劉氏鉅門也於葛稱通家而諱貴者寧晉人也必欲得夫人伉儷寧晉家老疑非偶父曰爾意劉家兒無陰不貴邪安知其異時

不大貴也遂結長干之好及笄禮成婦道修具内外駭

礐人以為難寧晉季父太監歷事累朝多積勞効在大

中貴蓋稱首者家用豫大正統間寧晉嘗侍鎮邊夫人

獨理内政畧無小紛天順初寧晉日貴顯歷位都督慮

及盛滿簡約家衆去十之五至於匹偶僮婢數百人裝

資奩給去留擘畫皆出夫人之手寧晉受成無戾本懷

成化初太監賜老外第寧晉坐累謫廣日則務解憂夜

乃祈天夫祐誠動幽顯竟得開釋乃者榆林之役寧晉

是將致同顯封異時大貴卒符父言識者多之壬辰之歲正月十有三日以病告逝得壽四十有八四子長禄聘蔣氏定西嗣侯琬之女次祥福禎幼未受室一女嫁吴璽為清平嗣伯夫人寧晉將以是年三月廿有五日葬之京城東通州安德鄉祖塋之兆於予乞銘銘曰

婉婉夫人戚畹秀出寧晉起家如鳥而翼有封斯植開此大國大國弈弈百世無斁

故承務郎光禄寺良醖署署正蕭公墓誌銘

光禄寺良醖署署正蕭公諱宏字克寛别號居敬考贈宣義郎工部營繕所正諱得成妣贈孺人姓潘氏生公及弟定宣榮宗者五人宣義之考諱貴壬世居錢塘松盛里洪武壬午宣義以藝徵始挈家注籍南京永樂丁酉又從蹕北徙受廛於大興公以長男用事宣德戊申起營繕所丞甲寅獲褒勑進階登仕郎正統丙辰進所副母歿奪其情甲子父歿乃得終制戊辰進所正景泰壬申再獲勑進階宣義郎贈封考妣及配許氏天順丁

丑進至令官食禄視品高至正六比以年及請老旣致
仕之二年為成化庚寅入冬偶疾不治十二月三日竟
以訃聞得壽七十有六公二男三女長男理輸粟冠帶
前年病死次瓚稱克家長女端嫁鄉進士翟信次正嫁
京庠生顧祐又次安嫁姚謹猶子琳琦而琳自鄉貢遊
太學圖進士舉者最佳聚族而謀曰家之大以伯父伯
父蕭宗也葬不宜苟重地得都城東通州安德鄉陳家
莊原旣准制伐域兆將以明年辛卯二月三日窆而窆之

焉中書舍人羅君仲祥琳友也狀君行云公甫冠即用
材藝致位官五轉彌進餘四十年稱恭慎不有胳滲過
失甞刲股愈父劇疾筭因致延者十年處二弟居同衣
食同鬚眉各皤白愉怡交愛不但絶塞誶語於諸子不
以彼此出異所教育歷母父及定塋兩弟凡四喪務盡
誠禮家鼂之示予乞銘而居予蕭比雅所聞然不誣可
銘銘曰
蕭去錢塘自宣義父承務建家大興是祖都城城東安

德鄉原褱然者高承務公墳有赫其承視此銘文

類博稿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類博稿卷十

明 岳正 撰

碑銘八首

明故懷遠將軍指揮同知署萬全都指揮使司僉事李君墓誌銘

署萬全都指揮使司僉事臨淮李君諱紱字士章成化七年夏五月十有二日終于時屬訃至為之痛悼不已

令吏部侍郎葉公君其故節下也哀之且慰予曰紱可人也在某尚殊怏悒况渉忻戚者邪卜葬有期信來徵銘按李氏自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濟當元季以行樞密院判率鄉兵歸國累功至廣信衛正千戶傳子庸庸致位僉陝西都指揮使司事終又再傳至君凡三世載勲方面君之考諱徽陝西府君第二子也功尤焯偉初由兄修之職僉宣府前衛指揮使司事即用薦署僉萬全都指揮使司事事得專制一年以功即真拜昭勇將

軍當時政績至今傳之未老即推位與君君於正統已巳入官選典神機景泰庚午再退勍寇累進懷遠將軍同知衛事天順甲申巡撫李公舉署僉都司事守蔚比榘吏部再出北撫謂蔚小不足君煩移二總司仍以屯田委焉上下方庇重任將歸遽爾至此豈造物者闕澤下民故閼其生歟抑其命也君生賦有至性尋常舉動亦世稱難者陸安知州劉英以責戍宣老而失援日憂後事君時童稺居講下請於英曰在三之義生之任也

昭勇公喜曰李氏有嗣矣為之慎擇所從得前遼府長史湯新新吴名儒也願妻以女初昭勇公志存開業範物以身家近千指各傳以事主以弟行而時稽焉如内外出入省定服食雖吉凶禮文亦具式度君與諸弟薫挹至和面忘怫色比君專家遵用弗違讀書務究大旨與諸弟相師友開軒蒔花退公輒入岸幘嘯咏或作字投壺諸弟參侍講誦苟無故不越中閾以此為常性不柰飲而好客客至多沽醉者交人遺所短寛至不較横

犯俯納斥逐士人急者隨分翼濟多難指數馮藉世貴處官清嚴人以御史目之儀觀既偉又傳此聲似難近者即之乃溫然如寒生焉得壽四十有七凡再娶八出前夫人湯氏即長史女知書解筆札與君合德後夫人胡氏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之姪府軍前衛百戶瑄之女也既賢而烈成禮甫九閱月因侍疾屬亦及之慟君之絕委頓乞死越七日竟死壽二十而已三男稽和穆各未受室五女長適都指揮牛璽世嫡顯次適指

揮高寧世嫡鉞餘幼未行君六昆弟長弟縉先逝次紳

縝純經經子婿也君所最愛者葉吏部所慰爲此耳去

宣城十五里曰沙嶺原李之先塋在焉將以今年六月

十九日穿湯夫人之壙内以君柩祔胡夫人於左云銘

曰

澮以坎止洊汚而濆陂决以汜不涸其窞盈溢斯行孰

我流遏我銘斯徵有竢中作

太倉沈孺人墓誌銘

沈孺人諱圓字妙圓吳太倉人也父叔寧母胡氏嫁鄉著温氏爲璇字廷美之妻生二男一女男厚爲娶楊氏死又娶朱氏柔爲娶周氏女爲配鄉人戴傑育兩孫浩爲聘郭氏淳爲聘沈氏壽六十有二以天順八年甲申三月某日卒其夫卜其年月日葬之太倉城北石塘之原時厚即選吏部謀遂歸以奔其喪乞銘於予曰吾母慧巧絶倫吾外王父母爲擇對得吾父吾父禮之擬於賔建事吾曾祖祖吾曾祖欲諸子以自樹也異其爨以

要其成吾母佐吾父以共吾祖勤不知勞而儉忘其陋家賴以裕吾祖父母親之如巳出吾母未嘗敢恃以少肆凡飲食皆親飣飣巳必親具或指爪觸盤盂輒驚恍曰母乃徹翁姑所邪其恭慎乃爾比專家政加有姑嚳娣姒姪甥各安其和下逮奴隸亦有恩意厚也受教初試於鄉吾母執紱誡曰吾爲而不懼製作誡取第歸以服爾比得捷喜曰兒果能副吾計自令十有八年於進士凡七舉期得一官以成吾母之志皇天不弔而吾母

告逝痛哉生不得致榮養病不得侍湯藥死不得親殯斂而葬又不得名言以發潛德之光何以報吾母以塞吾悲也用是以瀆夫子何如子辭謝不能得乃為銘曰女之英婦者規毗夫成子柱有楮福履之綏約不敎天為秉除數不欺庇爾後嗣充乎而

明故前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邢遜之墓銘

遜之諱讓族居平陽浮山分襄陵葬故關鎮西平原者冡多至不能數曾祖伯川祖敬初考諱茂政娶郭氏生

三子遜之其季官至禮部左侍郎罷歸成化七年八月十八日卒兄訓遣信訃正正輟泣問狀知遜之初甚適其卒朔旦偶拈易自占得臨卦愀然曰詎應胡宗歟胡宗蓋談命者去年謁吏部尹侍郎同仁同仁漫戲宗曰誑者何之又曾誰誑乎宗因舉遜之對曰明年八月此公果凶當信宗非誑者後遜之亦聞此言惟易卦辭八月有凶符宗故不樂云數日果病幸間朝使董主事齡者過談移時去覺腹痛不止翼日日將落就絕忽陰翳

雷雨遶舍霽而復作者四日遠近傷感悲及行路發書
遜之遺言要銘於予予尚忍銘遜之邪遜之幼能自拔
年十八領鄉薦不利春試入太學嘗居古廉李先生講
下與山東劉叔温並價年二十二登戊辰進士第選翰
林庶吉士一年除檢討適先帝狩虜虜使請歸駕朝議
疑不荅上疏言奉迎事宜謂當顧義理不當論事勢今
若不逆詐而往迎彼或食言則詘不在我將謂處分已
定虜使去度關無及臣愚以爲内廐饒馬追傾一騎而

已由此楊善等始有衛喇特之使先帝既復辟獻密忠者爭自陳得賞正時承乏內閣忠國公石亨嘗以上聞遜之時守制覓草不得不果遜之起復與人言未嘗一及之北監從來不會饌師生餼生料料半折鈔鈔出京稅課額無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鈔遺下號久不支數瘁見侵盜自古廉柄學政始用資官諸費師生吉凶病死貧不能存者多賴以濟古廉亦用是夸名成化二年遜之自修撰超主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慮法有

言者輒曰如愧古廉何初鈔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
稅聽半鈔錢錢用差重遜之又離監任衆乃造意要不
次受給得此錢火熾鼎沸鍊就詔獄遜之竟以前祭酒
抵罪坐除名爲民將歸過予言别曰兄頗聞日者言弟
令年欲死乎弟不死諸公坐得錢槩當黜弟爲引伏全
之古所謂有陰功者不死謂此等爾距今前兩月人喧
傳遜之已死子出其近所寄詩與辯且遜之死不死何
與人人譟之乃爾豈世所謂有命者真邪遜之資度寬

敏外樸而內明決於執作為文字章句簡重受咀嚼點畫清勁近李北海尋常自處卑下衆皆好之及得政則定力不為揺撼者小動在國子來用古法教新士告不便持不易轍人始毀之竟貽禍焉在官凡三出使奉詔主考南京鄉試得文獻通考等集因購書數百部聚襄陵學宫期惠來士持節封肅王王富饋遺不貲並不受時不雨代祀北嶽輒得雨娶梁氏甚賢明嘗與遜之母郭氏累受封為恭人三子震霖邑庠生霈幼女二未笄

壽四十有五而已兄訓有隱操謀以今年十月二日葬之西平先墓銘曰
理行氣從在人惟逢福際其會禍或值悖不我負理氣
安其使其會與悖人孰能外我銘遜之可以無愧
明故御馬監太監劉公墓誌銘
皇明御馬監太監奉勅總督五軍神機三千十二營騰驤等四衛軍馬劉公永誠自以年老任重兩朝七辭皆
不賜許成化丁亥八月又具列聖所賜兩京内外田宅

內侍祿米僕從工匠之類辭之亦不即許許解任頤老私第而已入謝上不忍遽舍慰留久之比出隨頒物段親御宸翰稱美懇曲妙如大造體物莫可形狀其藥石之資則有白金綵弊寶鏹百千怡壽之具則有組金龍衣琱玉鏤金雲龍笻杖公今年壬辰壽八十二占疾日篤自度不起又具前辭未盡許者以辭疏凡三上上感其誠許辭其半半聽處業成公志也自是醫問交道覲公復朝乃二月十有七日甲申告逝上痌悼不已命有

司給葬具工部造塋域僧道作法事大官給饌禮部諭祭賻及兩宮金銀布粟皆累千百仍命太監白俊韋璽等監護異數稠沓國朝以來一人而已公魏人世家清豐留寧里祖諱八老考諱大老俱贈特進榮禄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祖妣杜妣馬俱贈夫人生於洪武辛未越十二年入侍大内長而頎身昂準虎步仡仡久職御廄便習騎射當是之時太宗皇帝用武靖難内外之臣多勤戰畧公嘗共事又三扈北征徧歷斗辟其於兵

事習見而閑宣德初元漢邸造逆公假使偵察親征功成於公多助大寧數叛三帥師討直擣烏梁海而走之阜沁僅以身免獲其清河元帥印章俘馘生口類以萬計妖人李宣張普祥黨煽亂磁相公任捕執即時靖肅先帝踐阼得公綏輯南京中都衆心帖然甘凉國門公出監鎮耀兵境外者二東出鎮番抵捕魚兒海子西出西寧逺至大山之陰再拒敵人撃揚根敦追北至額齊訥克之於三城兒衛喇特入酒泉鏖於臨水堡擒其首哈

沙特穆爾等克哷庫春懼遁出塞躡至金塔寺乃還先是瓜沙首領齊勤納木喀實喇哈扎爾南奔各萌叛志公輕兵肆討先後舉之虜其全部匹畜不遺景泰辛未召還總督京師軍馬計今廿年南城之謀公乃按甲獨以滿盈求退子姓受教辭去職任不干戎政家口累千遣三之二杜謝造請泊如素門先帝嘉念寵以肺腑至任將相謀或及焉公二兄伯貴贈特進榮禄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仲寬贈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俱蚤世

貴子聚即推恩贈公祖父母者累勲進爵寧晉伯子四
禄祥福禎各幼未任女嫁吳氏爲嗣清平伯璽夫人寛
二子長珊百戶故子綱嗣致正千戶次海正千戶故子
紀綱致指揮使俱籍錦衣衛他如支屬麾下僮圉僧道
鼎貴都位者不能枚舉經事五朝七十餘年動輒如意
家極貴富嗚呼固公福履夭幸亦人品警敏在伸能屈
者歟寧晉少孤公所撫立報服以父加又宗嫡實主公
喪禮也葬以今年三月念有五日通州安德鄉北五里

原公預卜墓田也前進士陝西按察僉事唐封李君用
實狀公生平寧晉奉以問銘辭不可得為之銘曰
兵國制命易戒勿用矯矯劉公督監厥容三錫是寵保
有令終我最銘之詔告世忠吁嗟來世式瞻方中

明故琴樂先生墓誌銘

琴樂先生年五十有八當景泰六年十二月九日卒於
家其嗣子前户部主事延津典史琮卜域於京城東南
八里許高村里原將以其月十有九日禮而窆之其子

壻中書舍人汪容宗海買石以誌其墓其表姪翰林編修童緣大章狀其生平以求刻辭於予予及第之明年頒巳已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歴法無有也先生時為五官司歴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予以為何如予曰天行最徤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歴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者以歷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歷也者毋乃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邪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歷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摇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亦赫赫必以先生為忌已而果有土墓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識矣既又自念漢志五星東井之聚不能避高允所陋身為史官天文家不可不一知之也方圖就先生而學其所能不意先生竟失官屏居予亦不幸丁倚

廬之禍不獲朝夕以亟見承教嗚呼今以銘先生之墓其奚以忍也邪先生姓王諱義字孟宜自號琴樂先生世為吳人高祖某曽祖某祖茂華皆居杭不仕考文誠妣斯氏先生生永樂中行役京師受廛赤縣為大興人正統已未徵隸欽天監丁卯拜官庚午受褒典進階修職郎辛未而失之配張氏允宜厥家嗣子一即主事琮女一壻中書舍人容也先生為人謹飭典雅博古多能好鼓琴每焚香撫弄翛然有塵外之想然不善與時俯

仰竟爲邏者所中而失官云銘曰

京城東南高村里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告德來世刻

我銘文

明故静菴張公墓誌銘

静菴張公諱肅字思恭當成化六年年七十有九十二

月十有七日庚申以微疾逝長子義官昇遣信其中東

平知州昂昂既得訃即日如制棄位亟歸奔喪比至於

歷入明年爲二月是月廿有九日壬申卜者曰吉將内

公柩於公配宋氏之封而問銘於予按張氏其先世吳人居嘉禾之桐鄉祖諱茂實娶趙氏生公考諱景春公母曰歸氏兄曰思齊思賢弟曰思溫女兄曰某始公考去吳行役思賢留守宗兆某嫁杭陳善永樂己丑來籍京師自是相繼淪殞公乃買地去都城迤南十里河曰安德鄉即原爲墓序葬父母兄弟大興奠居自公肇矣公爲人恬澹淳謹開産治生雅有方法又能處豐以儉貲用就裕諸子守師趨指日加參焉中年入宫失儷志

存真寂竟推家義官而以學成已志諉之東平東平既請舉將得位乃曰吾願畢矣性頗好詩似有天解居常手卷咏適敝户息想静菴之號有由來焉公娶宋氏足稱公配繼宋者楊氏次戴氏其出曰旻東平之季也凡三子三女長者曰永貞適馬政其次永福適王讓又其次永祥適毛睿睿讓俱錦衣衛百户云銘曰

張初吳徙昆季侍父京城胥宇有耀厥世自静菴啟維丘抔土人莫我侮

明故樂閒先生羅公墓表

南京有隱君子稱樂閒先生者姓羅氏諱衡字景伊成化六年年六十有九告卒其子中書舍人麟解官南歸卜以明年辛卯從葬鳳西之鄉先塋兆次公友竹軒徐先生者以麟過予請曰景伊少負奇質塾師金巨川異焉少長受經於盧為已顧仲衡學舉進士以父命弗試鴻臚少卿潘賜名能知人重惜不已將强起之不為動已而兩親遘疾既不時愈母服甫禫而侍父風痺卧起

與俱者十數年患者幾忘病苦比處喪儀稱両情過觀禮者悲之生平篤於舉義若命於官者同産弟恭出繼世父居北京女弟清適錢氏無出以死歲月勤恤靡不顧家宗戚孤嫠隨分周濟所經收養嫁娶殯葬者多可指數疫作傳染雖門災之家亦不為避賴以全活者凡若干人嘗游浙西共濟者攘其白金人曰物在舟舟在與在訟當得之曰非不之知吾蓋隱其盗名耳其人感愧竟歸本金賢聲籍甚名輩願交如史公謹金文鼎謝

孔昭諸勝皆不靳折行馬後進被奬爭相趨附而撫納之際恭遜彌加頗嚴疾惡所遇羣小不輕規方人目以介笑而受之家有堂構樓居顏以壽椿夢萱挹翠之名公卿士形之咏歎蔚乎篇章可據而傳也又曰羅徐俱自吳徙既通家又止里相比某與景伊性頗近似某直景伊介謂士必勵志於物物植者竹性直而松體介故某名軒以竹景伊以松馮西崦將逼諸子既立遺世存想琴奕詩酒得趣忘形故又更號曰樂閒云其所著

名松軒樂閒集者言志也又曰童而游好壯而睽違老而懷思前後垂六十年中間嘗一會晤景伊所就既成不易儕於有位生已無及乃今溘先朝露不有所託日余以悲無益矣嗚呼貧不禄且蚤死易地皆然以顏頑禹世無孟子誰其信之史録獨行載曲藝豈非不沒人之善乎竹軒先生直氣棘棘禮於公卿予所嚴事者使言或倍尚誰徵邪且予嘗因竹軒覯公文章字畫亦既屢矣公子壻蔣進士誼子中書麟又獲接交焉心迹家

法之妙有如此者巨麗大書不愧矣乃若其世則畧之者已備僉憲吳興王公幽堂之銘云

明故謝君墓誌銘

謝君諱績字世懋初號靜可學成因所居有王城之山更號曰王城山人其先宋經畧使鞅自會稽謫居黃巖九世入國朝諱溫良世稱孝子者避地元季晚方定居桃溪桃溪今隸太平君孝子曾孫也爲太平人大父諱原參蓧光林下名泉石翁標白本懷父諱性全贈奉訓

大夫兵部員外郎雅志家法故號友松友松再娶皆陳
四子省復君母兄也省登甲戌進士兵部員外郎令知
寶慶府復蚤世其最季者濟君諸弟也君於學師父友
兄弟貫徹為經實際為緯弗正行弗任以組織人譆以
古迂雖屢弗恤也畢竟智者不能不避之嘗就有司試
者七不合擬令必合迫期忽病病革遺言寶慶云仕當
先幾完名未及試五日竟不起年四十有四娶張氏出
一女幼未有歸友人髙廷美輦殯之杭郊訃達從兄世

遠扶護以歸君家世故孝友後母無出事不遺力與寶
慶出處相違念年各再歸省會即姜被夜談幼弟孫姪
撫同所出族里孚服每以愧君為畏諸從游者若從子
今翰林編修鐸字鳴治鄉進士施槃其顯者製作有王
城山人集史官李賓之序之曰君詩初出入盛唐盡流
麗之妙晚更步趨少陵其感時興物之意一出於正詩
家曰不誣文選員外郎黄孔昭君知已也狀君之行甚
悉既追許其致用必效有可觀者又悼其卒困死以科

目於乎予嘗謂古科目人法兼任尚有遺材世遠人嫌使如君者竟至此極抑君命當然邪可悲也已初寶慶且入覲本圖會君謝上遽意哭君之死迺命予彩後君卜用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君前山之原嗚治曰先師之墓宜得予銘為之銘曰

生也淑壽而穀我匪跔奚其梏誰其尉天詰虐酷

類博稿卷十

類博稿附録

蒙泉先生賛二首

挺乎其梧竹塵表之姿偉乎其龍虎榜中之樣名不下乎洛陽之賈生身幾老乎開州之宋相或秉筆金鑾之坡或荷戈玉關之障既載名而北還又一麾而南往道奚有乎險夷心奚有乎得喪惟其磨不磷而涅不淄所以窮益堅而老益壯斯人也豈獨為吾斯文之羿實為

斯世斯民之望也前武功伯東海徐有貞

罷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儁而腴志端而確既鍾之以秀

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谿煙雲而瞻山嶽

是以早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

斗杓而斟酌實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

若健隼之擊秋風忠梗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

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

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吝

申棖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顔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定襄伯郭登

故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吏部右侍郎吴郡葉盛撰文中書舍人長洲李應禎書尚寶少卿廣平程洛篆盖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累出親擢其第六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甞亟稱其賢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

述所對答竭盡忠藎多稱旨一日湯序言變異以占法進云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奸臣未聞求之將人人自危况序術疎淺宜不足信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虞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於上前且退而面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好辭中實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上猶惜君甚止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之鎮夷二猾尋踵敗上憫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所用而龍馭上升矣成化

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亟召用君以勸忠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其勿調命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適兵部清黃官闕部院大臣會薦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乃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越三載為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生亡矣君字季方別號蒙泉畿內漷縣人曾祖

德甫祖思銘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衛指揮同知母太洲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中侍講杜寧獨驚其文以為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遷右春坊賛善兼編修天順初元改修撰是年六月命入閣叅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

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过議之且以未信為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之無宿藏而不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之衆也配宋氏孺人側室周氏子男二增堂皆夭女六長許嫁而卒已嫁者壻朱杲生員李經翰林編修李東陽餘未行君之學精博菊熟莊騷至方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儒先所未發惟深衣纂誤成書

文章有類博稿若干卷書法晉唐可名家嗚呼美才如君即特置華要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日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先皇帝今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月十日葬祖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千户祥哀君無子率其猶子坪培均垣墉長號向予乞銘予爲作銘慰荅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耳銘曰

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之長弗繫乎此

祭文七首

維成化八年歲次壬辰九月甲午朔越二十一日甲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萬安吏部左侍郎尹旻右侍郎葉盛戶部尚書闕鼎禮部左侍郎劉吉右侍郎俞闕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左侍

郎李震刑部尚書陸瑜左侍郎曾翬右侍郎董方工部
尚書王復右侍郎喬毅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賔通政使
司掌司事兵部左侍郎張文質左通政楊璲劉俊右通
政劉昭右參議潘禮光祿寺卿周駿少卿周庠國子監
司業耿裕禮部郎中李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故興化太守前翰林修撰岳公季方之靈曰嗚呼季方
志欲以澤四海學欲以訂羣編豪邁之氣蹇諤之言跨
往古而自信視舉世而莫前方在胄監已鋭然負公輔

之望及登甲科褎然爲館閣之賢密勿論思被讒間而
西斤優游史職因論薦而南遷恥跼蹐於人下勇退休
以自全衆方期而復用胡膺疾而不延吁嗟天乎彼窮
通之定分固弗恤而弗較惟嗣續之夭閼實堪痛而堪
悽碩惟平生文翰四海流傳將来有識者誦其製作覩
其揮灑寧不爲之悚然其不泯者幸在兹焉時等託交
有素薄奠致虔惟英爽之不昧尚貽格於几筵嗚呼哀
哉尚饗

維成化八年歲在壬辰九月甲午朔越二十二日乙卯翰院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江朝宗侍講學士楊守陳尹直侍講徐瓊修撰陸闕羅璟吳寬編修謝鐸焦芳倪岳林瀚丁溥喬維翰費誾尹龍王臣李仁傑檢討傅瀚張泰吳希賢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興化府知府致仕蒙泉岳先生之靈曰嗚呼惟天生材間出瓌杰於惟先生矯矯風節玉堂金馬鳳閣鸞臺直道而行亦何壯哉蒐羅古今雄豪辯博獨立一時先生之學勇於

有為素志堅定曉曉謂何先生之政先生之心中無崎嶔青天明月落落知音賜環遼海不昧者天謝政黄堂休休暮年將謂耆順名用有待天不憖遺斯文興慨某等舊聯祕閣契分實投臨喪一奠涕泗交流嗚呼哀哉

尚饗

維成化八年歲次壬辰九月甲午朔二十四日丁巳尚寶司卿同門生楊導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蒙泉岳先生之靈曰惟公之生扶輿清淑世續武弁獨振儒

服明經飭行早擬巍科承明延閣文譽孔多乃職論思朝夕啓沃屢艱蹈危弗隕其德再登詞垣如玉如金安民出守撫字為心政通人和百廢修舉賢者譽之能者斯妬莆中三載無愧滁州元之節縣永叔優游未老乞身消揺桑梓荏苒數年飄風過耳云胡一疾遽爾脩然据人云亡世道慨焉念我小子事公以兄同門之誼匪曰友生晝則聯業夜同燈火寢興譔述惟兄惠我既同於師復同近班振之愛之其情孔艱惟兄之存隆然孝

弟惟兄之操險夷一致惟兄之才大河長江惟兄之文瑚璉珪璋師友期兄房杜之擬急流勇退浩然知止溘先朝露歸窆有期綿滇之奠我心實悲死生之訣寓我肺腑来覲無因有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維成化八年嵗次壬辰九月甲午朔二十五日戊午翰林院編修門生李東陽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再拜致祭於外舅豪泉先生岳公之靈曰嗚呼人有不必得世有不可無故君子有所任以為重物論有所藉而不

虛愚甞觀於古人人或不滿夫一歎及其至也何止乎涕淚之與欷歔在朝廷則廟堂若增而高在闗徼則山嶽若增而重在鄉邑則文物若增而都如公者勢不可以多得而今亦已矣又安用此乎堪輿愚甞論公之心狀公之行而不可得也盖能誦古人之書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如是而後舉公之節概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鸞鳳之為祥如是而後盡公之規模然

公之直知者或以為僻公之儉不知者亦或以為汚豈愚識之未臻與抑所謂情者將人人殊也嗚呼其在天下者不敢知愚之痛其莫予紓也方愚之未見固畏其風格高厲進而復却者屢矣及其見也不知夏日之既晡論書法必窮漢晉之源論文章必極馬韓之趣論理數必探河洛之圖愚生也晚考德問學無所底定如瞶者之於聽旨者之於途孰意公之有意於愚也門墻之託方以為終身之幸别而復合者曾不過一再見之餘

病不待於床綢不越於野而定不哭於墟愚於公之愛可以為辜矣公之文多既逸之稿公之門無可屬之孤此愚志之不敢忘而力不可強而驅也平生名節其所以報公者庶其在此公亦有以鑒愚之區區也耶

維成化八年歲次壬辰九月甲午朔二十八日庚申門生李經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再拜致祭于外舅蒙泉老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古碩人端士恒不得其壽不遇於時葢天命之所在非人力之可為然聞其風被以

德慕其為人莫不感歎咨嗟而繼之以涕者亦天理人
心之不容已非有所矯揉勉強而為之也惟我老先生
忠于君孝于親友于兄弟儀式啟迪乎庶官小子足以
為當世之規況乎出處不違於道利害不亂其思蒸民
明哲狼跋憂危行罔或悖動輙可師稜角雖曰峭厲而
心地則極乎坦夷問學固曰該博而義理則究乎精微
臨大難有三軍不可奪之節處大事有衆人未易及之
奇是誠希世之麟鳳昭代之著龜也奈何制於天命不

容人力而遽止於斯然在先生者固無所憾而在吾徒者則不能不悲盖將頼以究天人之㫖示今古之宜使智必明於正學道不惑於他岐也乃至幽明永訣摳進無期則所以陳殽核于合歛之餘想音容於彷彿之際而不覺其哭之之慟者又豈但親戚情愛之私邪嗚呼哀哉尚饗

維我彖翁老先生既卒之二十日為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門生潘辰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致祭於靈柩

前曰嗚呼天乎我老先生遽止於斯乎文章如司馬遷而著述未就經濟如韓稚圭而勲業未施先見如呂獻可而擯棄以死陰德如竇禹鈞而繼嗣無兒嗚呼天乎福善禍淫其緣迷乎不欺君不違親不厲民此易簀時語也光明正大瀕死不移嗚呼天乎世有若人而忍於不憖遺乎豈其英靈之氣升而為星為辰以麗天降而為河為嶽以鎮地散而為風為霆為雨為露以澤物以濟時乎嗚呼天乎此理茫茫惡乎推乎凡在士林聞公

長者識與不識咸咨嗟而慨嘆況誼屬通家受恩深厚者寧不大痛而極悲乎嗚呼天乎昔我先人識公京師翺翔太學駢肩並馳以道義相劘切以功業相期許固一世之豪奇也先人既歿公位日躋孤忠大節上結主知羣姦造讒擠公于危方賜環於邊徼又出守於海涯當是時也公雖有意于不肖而顛踣拂鬱不暇于兹及公投老而歸也徒步見公公悲以悽重之以甥女之託篤之以骨肉之慈無顛不扶無危不持砥礪其行檢開

通其心思激昂其問學陶鑄其文辭挈之於高明之域
而不委之於庸衆之歸公之教且愛者無乎不盡其極
也辰雖頑鈍無似未嘗不感戴憤發圖有以報公之恩
私辛卯之秋辰病弗支九鼎一髮誰其賴之公心憂惶
我撫我醫既差拜公爲我解願提耳之誨如筮如龜嗚
呼天乎言念疇昔曾幾何時公則不可起矣而今而後
吾將誰師誰事而誰依乎既備我俎亦潔我巵臨棺一
奠長跽陳辭蘇子所謂上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者雖

罄南山竹竭東溟水豈能盡述而無遺乎嗚呼哀哉尚
饗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壬辰朔越十一日壬寅
我外舅蒙泉先生既卒且禫翰林院侍講門生李東陽
謹以清酌庶羞以奠再拜而致辭曰嗚呼痛哉公棄館
舍三年於今日月既邁山高海深矯矯遺像遥遥德音
吁嗟蒼天實勞我心嗚呼痛哉人各有能道義文辭下
及書數工農卜醫有一於此我則宜師惟公德全左右

矩規一旦而没云胡不思嗚呼痛哉惟人求師有取斯獲遐方僻壤窮野幽窟九原與歸曠世相發惟公我師思則肉骨云胡不思一旦而殁嗚呼痛哉始公之亡摧腸裂肝往来蒼皇莫知憂端痛定益痛于理則然我之思公以歲以年或過門牆或登几筵耳續遺事手披舊編浩氣旁塞幽懷永歎如泉斯浬如蔓斯延糾結沉欝終焉罔宣嗚呼痛哉公門巍巍孰駟而出公廟奕奕孰尸其室孰傳公訓其簡秩秩孟春之日既禫而吉公主

將祔使我心惻既酬我清亦薦我苾我辭有窮此恨何極嗚呼痛哉尚饗

嗚呼此我外舅蒙泉先生岳公遺稿也公在國子時已名能古文歌詩然稿成輙棄去及第為翰林著作甚富入内閣預幾務攻曹石罪逆得禍幾死戍甘之行第宅為勢家所奪書冊蕩逸棄不復顧比名歸坐席不得煖又出守興化以去及致政家居撿閱舊稿存什一而已公既屬纊東陽以治命拾遺文得於其從子坪竊懼闕畧不敢就次乃與公門人湽君辰李君經稍加蒐訪或摘殘草手自謄識越十有餘年始克成編為十卷屬公同年都御史張公瓚刻於淮安未竟而張公卒乃屬我同年知府陳君道刻於金華名曰類博稿者存公舊也夫文章事業大抵與世運升降而亦存乎其人顧二者雖相為用亦各以其盛者稱而莫之或兼固人之難亦造物者之所靳也公少以經濟自許天下亦以此望之在翰林雖以文顯而

非其志及得政行志奮不顧私再黜於外亦無暇乎所謂文矣既老且倦則斂其所欲為者以歸於文而又不幸死矣故功烈震一時氣節蓋天下而文章制作有遺力焉況於放失闕畧之餘哉然執是以白于世固奇偉壯麗炳朗震耀斷斷乎不可没也可謂難矣且古之文章亦必其人有道德行誼始足以為世重今之世有如公者雖片紙隻字人固當寶而傳之況其所存焯焯如此哉然則公文之關固造物所靳

亦後生者之責也公于書無所不讀葉文莊墓銘載經解數卷已送去著皇極新說未及就惟深衣纂誤一卷藏於家以俟續有得者并刻焉成化丙午夏六月甲戌朔翰林侍講學士門生長沙李東陽謹書

蒙泉公補傳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别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漷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長身美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

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士
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
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
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
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
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
壬申遷右春坊右賛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
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

遥見遽曰好既陛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鄒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衆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軏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軏

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殿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晩也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己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公感上知遇鋭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膈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踈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

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令給賞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

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報捷内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公間為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歛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

下詔躬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群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為軍衛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

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内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瑯以毋留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㡳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為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為祈哀觧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梏有封印柰何公教之曰可焚鏊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乃去釘脱梏刳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

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上每憶及輙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謂内閣李文達公曰向岳正須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鄉里幸其闕命釋為民甲申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効亨譎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公在院供職

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録文達欲薦為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偽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侍郎清理貼黄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工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為闊遠計興化地貧財不足用公察民間利權而搼之府於是建涵江書院及孔子廟鑄祭器下諸縣作小西湖開蕪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他如通津鐵

河猴溪諸橋多修治而白埕功冣鉅復購穀實饑民倉
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公親為會計
且教之納省其半費士大夫家食利於官弗得其貴有
力者共騰為謗書横不可遏惟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
保其無他有參政陳蕙者按閱其事皆有據乃止公亦
厭苦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季鐸
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熈邢遜之二公相繼
為人劾坐官錢為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肆為媒蘖皆

得罪去文憲敢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自是當道交絶忽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葬堅村世墓公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其為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蒲萄遂稱絶品晩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觧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僅存十卷行於世深衣纂誤一卷藏於家配宋氏西安咸寧

人以賢明稱生四子增堂皆慧而夭其二殤也女六長聘天津右衛指揮僉事呂昂次適朱彔次適監察御史李經次適今少師兼太子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次尚寶司卿李玶次順天府學生李鉞六女者皆卒其甥女趙氏適公友鄉貢士潘公流清子辰今為翰林編修經東陽及辰皆公所自擇云

贊曰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皇明混一區夏幾百年至于宣德正統之世庶富而教極

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天順復辟之初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槩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闕　而為權姦所構又阨於媢嫉投荒處遠竟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播海内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為祠以祀之他可知矣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容之失為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非

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且手書一通畀其從子坪從孫鴻臚序班梁俾遺其後之人正德五年正月望日門生李東陽著

東西涯先生一首

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之所共知至其遺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知之為詳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

文出葉吏部文莊公公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顧于荒塞不文不能有所論著盖於是有遺憾焉承示近所爲補傳閲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其名之長庶幾其在此矣夫以門墻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邪是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

之人而已快睹之餘敬書以復石淙楊一清

類愽稿附錄